

江天鸿
作品

你不会消失<上>



——你对我是哪种感觉？
——你心里想的那一种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江天鸿
作品

你不会消失

Unfading Lover

你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C O N T E N T S



Unfading

Lover

你 不 会 消 失



引子

一 谷雨 终因情重负美人 Guyu Disappointed beauty

- 5 1 她是一件寄存品
- 40 2 爱情所能覆盖的一切
- 84 3 探戈，灵与肉的共舞
- 124 4 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头

二 小七 爱极翻成无不舍 Xiaoqi Fading love

- 166 1 百花岛
- 208 2 地狱上空的一朵烟花
- 268 3 黑暗中的一条蛇
- 334 4 命如磷火
- 366 5 燃烧一万里的海洋说爱你

三 周家花园 多少前尘旧梦中

Chou's garden Chaos in fog

- 423 1 一手握着苹果，一手握着命运
- 477 2 在白桥无尽的永夜里
- 515 3 决战即将来临
- 544 4 你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
- 567 5 (尾声) 百花深处有相逢

Unfading

Lover

你 不 会 消 失

2005年，秋，江洲。

空气热起来了，猎猎的江风里带了焦灼味，越来越多的人向着江边跑去，有的打着电话，有的只顾叫着：“起火了，起火了！”那里本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废旧仓库，此时半边浓烟直冲向天，上下几面窗子里开始透出火光，连江边那丛矮矮的荆棘都成了亮扑扑的一团火刺猬。

警车从远处呼啸而来，尚未近前，一个年轻女子踉踉跄跄从仓库里跑了出来，她衣衫不整，头发蓬乱，脸上熏黑了几道，仓皇四顾，苗条的身子不停地抖着。人群里两个男人冲了来，一把将她抱住。

“谷雨！你怎么样？受伤了吗？”冲在前面的中年男人急急地问着她。

年轻女子恍若不闻，她带着哭音说：“小宝！小宝还在里面！小七去找他了……”

另一个年轻男人听了这话，立刻转身要往火场里冲，自然是冲不进去的，他被几个消防员拦住了。

谷雨揪住年轻男人，声音破碎得不成调：“是小七，小七来救我和小宝！她打伤了战烈！霍思垣，你怎么会让她一个人来！”

救护车也开来了，工作人员开始在人群外拉线，几十个人站在线外看热闹，连附近的九曲桥上也站满了人。

救火龙开始往仓库上扫射，藏蓝的夜空亮起白花花的一道白虹，像无数的飞虹轰然扑去。人群里时不时地发出惊呼声，有人议论，这是绑架，还好有人报了警。

“那怎么又着了火？”旁边人问。

“要不想趁火打劫，要不趁乱想逃呗。”

谷雨仍挣扎着，带着哭声又喊：“小宝！小七！”她身边的中年男人紧紧抱着她。几个医护人员将她扶上担架，撤离现场进行检查。

人们忽然齐声高喊，仓库二层的一面窗户豁然破开了，破碎的玻璃片片落下，是被人奋力砸开的。一个年轻女子出现在窗里，看不清面容，只见身形修长，长发被破窗而入的气流刮得凌乱。她伸出胳膊将窗框边缘的玻璃碎片扫清，动作非常利落。她肩头耸动，肩上竟停着一只大鸟。

“鹰！鹰！”有人叫道。那鹰远远望去轮廓威严，收起的翅缘苍劲有力，在一片火烟中岿然不动。

年轻女子破开窗户向下看了看，便有人喊：“跳不得！”

这窗户离地甚高，女子手里不知拽着个什么，几下就撕裂了，接着脱下外衣，人们才看清，她手边还有个幼童，是个男孩儿。她将外套包住孩子，手不停，将刚撕出的绳结扎紧，牢牢拴在孩子腰上，另一端从那只鹰的嘴中一直拴到背上，口中呼哨一声，那只鹰飞了起来，停在她面前。她双手把着绳子，缓缓将那缚在一起的孩子和鹰一点点送下去。

底下的人们已经看愣了，这年轻女子身处险境，自身难保，竟不知害怕似的，还如此冷静行事。只见那鹰高高飞起，又徐徐降落，楼很高，不等地面绳子已到尽头，她手一松，包着孩子的衣包便扑入了江边那一丛矮灌木里，才有人恍然叫道：“快救孩子！”

窗前的女子似乎笑了笑，她的长发被江风掀动着，身子晃了一下，身后已有火烟冒起。

警车一辆一辆地开来，瞬间围满了穿着制服的公安。人们再去看那神秘的女子，她已不见了。

库门大开，有消防员进入，少顷，穿着制服的人抬出担架，担架上是个中年人，他半边脸鲜血淋漓，不知死活。警察手里的步话机呜呜响着，似乎这伤者便是那个绑架嫌疑人——战烈。围观的人们纷纷后退，又再度向前拥去。

刚才的孩子小宝已被救起，此时被送到那叫谷雨的女子身边。她刚刚被检查过，擦净了手、脸上的熏黑。只见她眉目姣好，相当美丽，只是脸白得像纸。她紧紧将孩子抱在怀中，又转头看向仓库，已是半边都在火中：“小七呢？小七呢！她出来没有？”

最后从火里出来的消防队长说：“里面没人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！小七还在里面啊！”谷雨声音完全裂了，她一下跃起来，身体摇晃着，往前栽倒，身边的男人扶住她：“思垣去找她了，这仓库也许还有出口，霍思垣去找她了！”

谷雨像已失去了理智，她凄厉得像个女鬼，护士和警员一起围着她，她兀自不放手，将人家衣服揪成一团：“她明明就在里面，你们怎么会找不到她！”身边的男人将她扳开，死死抱住她：“既然火里没人，她也许早走了！思垣会找到她！你放心，她不会死的！”

旁边的小宝却哇一声哭了：“我要小七姑姑！”

谷雨回身抱住小宝，她自己却像片落叶一样瘫软下去，眼中的亮光也黯淡了：“小七姑姑不会死的，她是属猫的，猫有九条命的，她不会死的……”

人越聚越多，眼看着火势已不可遏制，一片嘈杂里仍是小宝那撕心裂肺之声，叫着小七。远远的江面却仍是波澜不惊，一层雾正徐徐铺开，渔船微弱的灯火点在船头，宁静而无际的天穹上，几盏孔明灯正冉冉飘远。



谷雨 终因情重负美人

1 她是一件寄存品

一片黑沉沉的海，无边无际。一片末日般的宁静里，两个人影鬼魅般地从一艘船上无声无息地跳下来，他们的裤管卷起，一前一后踩着海滩行走，沉稳而谨慎，是长年在船上生活的人特有的脚步。天上一颗星也没有，天际的微光照出海面微弱的起伏，没有人影，没有指示灯，唯一的亮是海浪边际那一道白线，随着浪涛声进进退退。两人手中抬着一只皮袋，皮袋微微下沉，里面装着东西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抬着，穿过不停歇的风声与浪声，走进一间海边仓库。

仓库很粗陋，库顶有明显破损，以木料与帆布勉强撑持，木料四壁熏黑。这里不久前刚经历过一次火灾，虽经过潦草的修补，但损坏痕迹仍是处处显现。

仓库门口已经等着一个壮实的男人，四十来岁，方脸平头，体形魁梧，汗衫的袖口卷起，凸出结实的肌肉。他将抬着皮袋的两个船夫接进去，轻巧地掩上了门。

两个船夫将皮袋轻轻地放在地上，说：“上面吩咐了，这是寄存物品。存在佟哥这里，请佟哥多费心。不能碰，不能伤，不能丢。”

叫佟哥的壮实男人点着头：“自家人说什么客气话，就叫我佟子！都是老板娘的人，规矩都懂。”

一个船夫说：“验验货吧。”他俯下身，将皮袋口拉开。

一具蜷缩着的人体露了出来。

佟子心里一凛，他刚才看着皮袋的形状就猜到了里面是个活人，但还是吃了一惊。皮袋里的人一头黑色长发，呼吸微弱，搭在皮袋一侧的一只胳膊白得宛若透明。

这夤夜而来的“寄存物”，竟是一个昏迷不醒的姑娘。

船夫将皮袋一拉到底，她整个人便呈现在了佟哥眼前——相当年轻的女孩儿，昏暗的灯光下依稀可见面容娇俏，手脚纤秀。她闭着双眼，胸口微弱起伏，静静地躺在黑沉沉的皮袋里，像被暗黑海藻缠住的一条人鱼。

佟子感到自己咽了一口口水。

“药的分量不重，天亮一定会醒。”船夫兀自不放心地交代，“她要是闹，别跟她讲太多，老板娘专门交代了，不能打，不能吓唬，绝不能碰！”

“明白。”佟子忙说，“就当她是物件儿，不是个活人。”

“吃住都不能亏待，她要是想散心就让她到处走走。”船夫又说。

佟子答应着，心里却犯疑，虽然来这里的人都不问为什么，但接的活儿从没有这样的。这女孩儿这样娇贵，又不像是得罪了老大的意思。但他不敢多问，老板娘的脾气他很清楚，手下人虽多，但一样事只交代一个人，其余人互不干涉。即使已交代了的事情，也是走一步看一步，从不把前因后果说明。

两个船夫离开了，和来时一样悄无声息。佟子有些为难，看了看皮袋里的女孩儿，她仍未醒，身上穿的一件纱衬衫又湿又脏，皱成一团。虽蜷缩着，但仍能看出动人曲线。炭一般黑的长发纷乱地贴在脸上、脖子上、肩上，衬着下面裸露出的皮肤，像墨色树枝下的雪一般触目惊心。

佟子伸出手去，想替她拉平衣服，却触手冰凉，这女孩儿像雪一样冷。碰到佟子的手，她微微呻吟了一声。

佟子收回了手，想了半天，拿起仓库里的电话拨了个号码。

他得力的手下老三应命来了，老三跟了佟子多年，类似的情景见过不少。还有个黑脸膛、神情木讷的汉子跟在后面。佟子对那个黑脸的汉子说：“大新，你人老实，做事不会错。这样东西，送东边那小屋去，托你妈妈来照顾几天。”他转向那两个手下：“还有，你俩守在外面，别吓到她。”

大新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。老三犹豫地说：“东边小屋？那里原来是……那个人住的。那个人……走了以后屋里还没收拾过。”

“先送那里！那地方清静！还有，跟你们讲了不许再提那个人！怎么又提！”佟子忽然发怒了，他转了一圈，又摆摆手，“我把话说在前面，你们别看这姑娘是个鲜货就想打她主意，谁也不能动她，她是寄存在这里的，丢了就是死！碰了也是死！”

“谷雨？”江洲市某派出所，接待处的警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，她坐在电脑前打量着面前来报案的人，“你说失踪的人叫谷雨？是你的女朋友？”

来报案的男人四十来岁，方脸阔腮，一点儿微须，穿圆领衫和长裤，是一个颇有魅力的大叔。他坐在警察对面，事情虽然急迫，态度却还算从容。

“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不是江洲人，我跟她在白桥认识，然后订了婚。去年她来江洲办事，遭遇到一起绑架案……”

“对了！我就觉得这名字熟悉！就是去年那大火绑架案里的。”女警员一拍头说，然后细细端详韩默愈递来的照片，“你未婚妻是个美人啊。”她“啪啪”地记录着，又打量了一番韩默愈。

韩默愈不由得皱起眉头，谷雨是个美人，谁见了都这么说。谷雨在

白桥上略略一站，周围便是一片自发的闪光灯。别人看他的目光都带着艳羡和疑问。他似乎是不够格去拥有这个尤物的，他已不年轻，貌不惊人，也不是有钱人，谷雨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？就像眼前这穿制服的年轻姑娘，眼里也有疑惑。

女警员虽然年纪不大，但经验也颇有了一些，知道一个大活人突然失踪，里面一定大有文章。她想，那个谷雨年轻美丽，这个姓韩的虽然人不错，但难免乏味，两人分开数月，难保里面不出点儿事。

她开始从电脑里调资料，利索地敲打着键盘：“嗯……去年11月的江洲仓库大火事件……被绑架的就是谷雨和她儿子……儿子是你的吗？”

“不是。小宝是谷雨跟她之前的丈夫生的。”韩默愈老实作答。

“嗯……主犯战烈是落网了，但这案子还没结啊……”女警员看着网页，“那个叫小七的女孩儿在大火里失踪了，还没有找到……”她边看边想，蹙起两道长眉，“谷雨的证词里说小七是去救她的？敢只身一人去绑架犯的窝里救人，这个小七很不寻常啊。”

韩默愈应了一声，他并不想把事情再扯到小七身上去。

女警员脸色凝重起来，叫韩默愈把事情再详细讲一遍。谷雨半年间接连失踪两次，如果这次也跟上回的绑架案有关，那背后潜藏的危险不可小觑。

韩默愈说，从去年11月后，因为最好的朋友小七失踪，谷雨心情低落，便一直留在江洲。他因为房子和生意都在白桥，所以先回白桥料理，跟谷雨已有数月未见。近两个月来谷雨的电话越来越渐少，近几日竟完全失了联系。作为未婚夫，他不能再等下去，于是前来江洲寻找。

女警员思忖着，问：“你俩感情怎么样？你找她在江洲的朋友问过吗？”

韩默愈脸色又沉了一下，他到江洲后确实已经找过了一圈。他对江洲本不熟悉，所知者也只有谷雨住过的两个地方。谷雨租的小公寓已人

去屋空，她交的租金是半年的，平时与房东也并不联络。韩默愈茫无头绪，又去冰冻街的旧址。冰冻街那一片老房子虽还未拆，但也早不住人了，不过冰冻街上的人对小七和谷雨这两个女孩儿印象深刻。一个开服装店的姑娘接待了韩默愈。

“谷雨？她哪儿会跟我们联系，她眼里除了小七还有谁。”彩虹对韩默愈说，“我还听说她混的朋友圈都像上流社会，气派得很，也不会找我们的。”

“谁？”韩默愈问。

彩虹想了半天，说出一个人名：阮姐。彩虹说那个叫阮姐的人好像是老金介绍给谷雨认识的。是很气派的女人，谷雨跟她走得很近。

旁边一个摆地摊的男人说，这阵子找谷雨的人真不少，这几个月刚有人来打听她。

韩默愈问还有谁来打听谷雨，彩虹说：“是个年轻姑娘，长得可漂亮了，身材又好。以前没见过，不是这里人。打听了半天谷雨，还有小七和阿因，也去她们住的老房子看过。”

韩默愈心事重重，谷雨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忽然间这样被关注，这么多人对她好奇？还有那个老金，屡次关键时刻都曾出卖过谷雨，她怎么还跟他混在一起？韩默愈自然知道谷雨那一段纸醉金迷的过往，他不想去追究，也刻意在回避。这会儿无奈，便将冰冻街上的一幕说了出来。

女警员问：“那个小七失踪后一直没结案，是不是她的家人还在找？”

“她没有家人，只有个男朋友，姓霍，对她很好。小七失踪后，他不肯相信小七死在了火里，一直都在找小七。”韩默愈回答道。

女警员“哦”了一声。看来她也多少听过这事。事实上，所有人对那个痴情的寻找故事并不抱什么希望——当时在场的人都亲眼看到小七在一片熊熊大火中失了踪，虽然警方不能确定小七是否已死亡，但那还不是事实？除了霍思垣和谷雨一口咬定那不是事实。

手机忽然响了。韩默愈看看号码，立刻脸色一变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电话是霍思垣打来的。

这也有点儿怪，霍思垣自从踏上茫茫的寻找小七之路，一向只跟谷雨联系，很少与他联络。

霍思垣清朗的声音已响在耳边，他也不绕弯子，直接道：“谷雨的电话打不通，她怎么了？”

当着女警员的面，韩默愈有些尴尬，他并不想告诉霍思垣关于谷雨失联的事，便含糊地说有几天没有联系上谷雨，他正在江洲找她。

女警员坐在桌子一头，双目灼灼地看着韩默愈打电话。

霍思垣有一点儿担心，说：“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。”

韩默愈答应了，问他：“你还在……找小七？怎么样？”虽是这样问，韩默愈却明白自己并不想听到回答——因为他并不相信会有好的答案。

果然霍思垣说，还没有下落——但有了一点儿方向，虽不敢确定，但他不会放过一点点最细微的线索。霍思垣挂电话前犹豫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你跟谷雨近来怎么样？谷雨内心其实还是小孩子，你要多包容她、善待她。”

韩默愈应了一声，挂了电话，有点儿不快。霍思垣这种男人就是对谁都好，对谁的女人都好。

女警员问：“谁的电话？”

韩默愈说就是小七的男朋友——霍思垣。女警员又啪啪地敲着键盘，屏幕上调出了霍思垣那张斯文俊秀的脸，镜片下一双温和却固执的眼睛。女警员说：“小七这男朋友长得挺帅的……他俩肯定有不少故事吧？”

韩默愈无奈地点点头，如今的年轻姑娘，不管做的是哪行哪业，都有点儿活在电视剧里的感觉。霍思垣在他眼里是一个没吃过苦、不太通人情世故，却有一腔骑士情怀的富家公子，不知怎么就遇到前世冤家小七，便一头扎进去，以全部心力爱恋着，简直入了疯魔。

女警员没注意他的脸色，她仔细看了看霍思垣的资料，说：“咦，

他有前科啊，坐过半年牢……又是因为战烈！”

韩默愈想，这一下可说来话长了，又得纠结到三年前战烈和小七那一段反反复复地互相寻仇中。

但女警员没有再问下去，她一脸严肃，拿出表格让韩默愈填，告诉他警方会先备案。他需要和警方保持联系，有什么消息要立刻通知。韩默愈一一应着。

走出派出所大门，韩默愈嘘了一口气。他身边跑过一群年轻人，带来一阵扑面而来的热气。男孩儿、女孩儿们都穿着蓝色的球衣，胸前印着四颗星，情绪亢奋地边走边聊，发出一阵阵轰然的笑声。世界杯足球赛刚结束，一支素来以高球技和高颜值闻名于世的老牌豪门球队夺了冠，让粉丝们激动不已，荷尔蒙旺盛的脸上写满自豪。一时间人人都是意大利人。

韩默愈收回视线，有点儿意兴萧索。年岁越大，对于这样曾让自己激动过的体育盛事也就渐渐自动隔离了。此刻他忧心忡忡，想着跟谷雨在一起的这一条路，看似平稳，但他们之间的那一层隔膜，即使在生死攸关之际也未曾抹去。还有谷雨身边那些熟人朋友模模糊糊的态度，以及那个凭空多出来的神秘人物——阮姐。

他掏出小本，把他能找的以及已找过的人筛了一遍，逐一勾去，最后停在了一个名字上——莲子。

蜈背岛

下午的时候，两个手下跑着来告诉佟子，那“物件”醒了。是的，那女孩儿醒了。

佟子顶着七月骄阳往东边小屋走去，烈日灼眼，佟子心里有点儿乱。他仍不知该拿这棘手的“货”怎么办，被掳来的人醒来总要闹个一两场，万一在他眼前有了闪失，他不好交代。

小屋在这岛上是为清静的一隅，朝着一块半圆形的海滩，不算大，像浩瀚海洋中伸出的一个犄角，这里往来的人也很少。大新正在门外徘徊，见了他就迎上来，脸上有点儿为难，对着门里一努嘴。

佟子不忙着进屋，让大新的母亲吴老太太先去陪着，劝一劝。佟子人粗但心细，先找个人畜无害的老太太来应付眼前的情况，总比他自已扑上去要好些。

女孩儿果然醒了，她蜷缩在墙角那张窄小的折叠床上，缩成小小的一团。床前坐着吴老太太。吴老太太是岛上的原住民，七十来岁，眼有点儿花，有关节炎的腿脚也不怎么利索。她将水杯送到女孩儿眼前，用干巴巴的语调说：“你喝点儿水。”

女孩儿又往后退了一点儿，已缩到墙角，五个手指头扒住软塌塌的墙皮。她眼中一片黑暗，惊惶无法掩饰：“你们是谁？”

吴老太太一板一眼地安慰她道：“姑娘，你安心些，既然来了，就安心住几天。这地方虽然破，好在阴凉，大地方住惯了，权当来散散心。”

“我不是这里的人！”女孩儿用撕裂般的嗓音叫道，“我还有一个同伴，她跟我一起上的船……出了什么事？她在哪儿？”

“这里没见有别人，只有你一个人。”吴老太太仍是干巴巴地说，“你先歇歇，吃个饭，然后我给你找地方洗个澡。”

“我不吃饭，我要回家，你们要钱是不是？让我打个电话回家！”女孩儿浑身颤抖，眼泪顺着惨白的脸流下来，“我只想回家！”

“那你喝点儿水，回头再说吧。”吴老太太陪了她半天也有点儿累了，放下水杯站了起来，“我在这里住大半辈子了，来这里的人都有个缘故。你是得罪了什么人，还是欠了谁的，得自己去想明白。”

吴老太太走出小屋，干皱的脸上有点儿不悦，明显对佟子吩咐的这事满心不愿意。佟子已决定不露面了，他又向大新交代了几句，转身就走了。

女孩儿惊恐的视线追随着老太太，见老太太走出去又将门带上了，